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三十八

眉山蘇軾文一

賦 雜著

赤壁賦
後赤壁賦
屈原廟賦
灩澦堆賦
黠鼠賦
日喻

問養生
叔孫通不能致二生
狄山論匈奴和親
張九齡不肯用張守珪牛仙客
和歸去來兮辭
書韓魏公黃州詩後
三槐堂銘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三十八

眉山蘇軾文一

赤壁賦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汎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

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尊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眇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代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食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籍乎

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軾手書帖盈虛者如代而卒莫消長也後人易代為彼是造物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食後人易食為適今詳軾意言水與月雖前後代嬗而本體不遷所為觀方知彼去去者不知方也今易為如彼以對如斯將彼月而斯水乎水與月何彼我於其間也六識以六入為養其養也胥謂之食目以色為食耳以聲為食鼻以香為食口以味為食身以觸為食意以法為食具見釋典故曰江上清風山間明月耳得成聲目遇成色者皆吾與子之所共食也

易為共適意味索然當時有人問軾食字之義軾曰如食邑之食猶云享也軾蓋不欲以博覽上人故權辭以對古人謙抑如此

淩安國曰按東坡與范子豐書云黃州少西山麓陡入江中石色如丹傳云曹公敗處所謂赤壁者或曰非也時曹公敗歸華容路路多泥濘使老弱先行踐之而過曰劉備智過人而見事遲華容夾道皆葭葦使縱火則吾無遺類矣今赤壁少西對岸即華容鎮庶幾是也然岳州復有華容縣竟不知孰是今世人以赤壁在武昌

嘉魚縣東坡所遊者黃州赤鼻也恐亦未確東坡前後赤壁夜遊在元豐五年壬戌其元豐三年庚申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置酒赤壁磯下踞高峯俯鵲巢酒酣笛聲起於江上客有郭尤二生頗知音謂坡曰笛聲有新意非俗工也使人問之則進士李委聞坡生日作曲曰鶴南飛以獻呼之使前則青巾紫裘腰笛而已既奏新曲又快作數聲嘹然有穿雲裂石之聲坐客皆引滿醉倒委袖出佳紙一幅曰吾無求於公得一絶句足矣坡笑而從之詩曰山頭孤鶴向南飛載我南遊到九疑下界何人也吹笛可憐時復犯龜茲　按東坡書有云今日李委秀才来相别因以小舟載酒飲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數弄風起水湧大魚皆出上有棲鶻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適會范子豐兄弟来遂書以與之

後赤壁賦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皐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殽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須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

虬龍攀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盖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横江東來翅如車輪元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翩躚過臨臯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户視之不見其處

軾脱御史臺獄謫黄州團練副使壬戌之冬謫三年矣其作二賦蓋與造物者游而天機自暢并無意於弔古更何預今世事嘗書寄傅欽之而曰多難畏事幸毋輕出者畏宵小之捃摭無已又或作蟄龍故事耳乃文徵明謂以曹孟德氣勢消滅無餘譏當時用事者轉以寄傅欽之之語為証謂為實有所刺譏可謂烏焉成馬矣東坡在黄安石之黨正烈而謂消滅無餘耶若謂東坡以安石比孟德謂終當消滅無餘則將置神宗於何等也東坡畏當世之捃摭而屬其友勿出示人寧知後世讀者仍以當世之心捃

撫之不已亦不幸也已果若其言則前賦更何足味而此後賦又將以何語為刺譏耶文人穿鑿之論取快一時不知印定後人眼目使古人本意不顯佻薄之子因謂古人作文無往非刺譏當世者遂猖狂謬悠而不可止既害人心術而淳謹之人畏其如此必章鉤句棘一字不敢下迫窘詰屈而文字之道或幾於熄孰非此等議論階之厲歟

凌安國曰按年譜公年四十九在黃州寓居臨皋就東坡築雪堂以雪中成因繪以雪故名

屈原廟賦

浮扁舟以適楚兮過屈原之遺宮覽江上之重山兮曰惟子之故鄉伊昔放逐兮渡江濤而南遷去家千里兮生無所歸而死無以為墳悲夫人固有一死兮處死之為難徘徊江上欲去而未決兮俯千仞之驚湍賦懷沙以自傷兮嗟子獨何以為心忽終章之慘烈兮逝將去此而沉吟吾豈不能高舉而遠遊兮又豈不能退默而深居獨嗷嗷其怨慕兮恐君臣之愈疎生既不能力爭而強諫兮死猶冀其感發而改行苟宗國之顛覆兮吾亦獨何愛於久生託

江神以告寃兮馮夷教之以上訴歷九關而見帝兮帝亦悲傷而不能救懷瑾佩蘭而無所歸兮獨惸惸乎中浦峽山高兮崔嵬故居廢兮行人哀子孫散兮安在況復見兮高臺自子之逝今千載兮世愈狹而難存賢者畏譏而改度兮隨俗變化斵方以為圓黽勉於亂世而不能去兮又或為之臣佐變丹青於玉瑩兮彼乃謂子為非智惟高節之不可以企及兮宜夫人之不吾與違國去俗死而不顧兮豈不足以免於後世嗚呼君子之道豈必全兮全身遠害亦或然兮嗟子區區獨為其難兮雖不適中要以為賢兮夫我何悲子所安兮

朱子曰公與歐陽文忠曾南豐相繼迭起各以其文擅名當世然皆傑然自為一代之作於楚人之賦有未數數然者獨自蜀而東道出屈原祠下嘗為之賦以詆揚雄而申原志然亦不專用楚語　坡公賦屈原雖不專用楚語然至末亂辭君子之道不必全兮數語是為有發於原之心而其詞氣亦若有冥會者矣

灩澦堆賦 并序

世以瞿唐峽口灩澦堆為天下之至險凡覆舟者皆歸咎於此石以余觀之蓋有功於斯人者夫蜀江會百水而至於夔瀰漫浩汗橫放於大野而峽之大小曾不及其十一苟先無以齟齬於其間則江之遠來奔騰迅快盡銳於瞿唐之口則其險悍可畏當不啻於今耳因為之賦以待好事者試觀而思之

天下之至信者唯水而已江河之大與海之深而可以意揣唯其不自為形而因物以賦形是故千變萬化而有必

然之理掀騰勃怒萬夫不敢前兮宛然聽命惟聖人之所使予泊舟乎瞿唐之口而觀乎灩澦之崔嵬然後知其所以開峽而不去者固有以也蜀江遠來兮浩漫漫之平沙行千里而未嘗齟齬兮其意驕逞而不可摧忽峽口之逼窄兮納萬頃於一盃方其未知有峽也而戰乎灩澦之下喧豗震掉盡力以與石鬬勃乎若萬騎之西來忽孤城之當道鉤援臨衝畢至於其下兮城堅而不可取矢盡劍折兮迤邐循城而東去於是滔滔汩汩相與入峽安行而不敢怒嗟夫物固有以安而生變兮亦有以用危而求安得吾說而推之兮亦以知物理之固然

以神禹之力奚難去此江中之石以安行旅物固有留其患而患小去其患而患反大者則其患非患乃為吾捍患者也宋患遼窮國之力以滅遼遼滅遂無可以屏金者遂有北狩南渡之禍向使遼在金固不得越遼而取宋也軾其有見於此而託意於灩澦石歟

黠鼠賦

蘇子夜坐有鼠方齧拊床而止之既止復作使童子燭之有橐中空嘐嘐聱聱聲在橐中曰嘻此鼠之見閉而不得去者也發而視之寂無所有舉燭而索中有死鼠童子驚曰是方齧也而遽死耶向為何聲豈其鬼耶覆而出之墮地方走雖有敏者莫措其手蘇子歎曰異哉是鼠之黠也閉於橐中橐堅而不可穴也故不齧而齧以聲致人不死而死以形求脫也吾聞有生莫智於人擾龍伐蛟登龜狩麟役萬物而君之卒見使於一鼠墮此蟲之計中驚脫兎

於處女烏在其為智也坐而假寐私念其故若有告余者曰汝惟多學而識之望道而未見也不一於汝而二於物故一鼠之齧而為之變也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蠆此不一之患也言出於汝而忘之耶余俛而笑仰而覺使童子執筆記余之作

誠生明一於汝誠也一於汝則無一亦無汝而卓然精明妄生暗二於物妄也二生三三生萬萬者擬然而各分一汝則昏然莫知所之矣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讀者不察謂惟先覺乃能不逆不億余非先覺者也非逆億則何覺不知逆億之中無覺路逆億所覺不過以其昏昏者自謂為覺而已軾之言不一於汝而二於物誠善言立誠哉乃世儒聞軾之言一言二則曰此禪學也易其說為誠為妄則曰此其儒乎嗚呼彼蓋誠於貌而未嘗誠於中詰其誠而未嘗立其誠者也

凌安世曰按東坡十來歲作夏侯太初論用碎璧數語為老蘇所極愛故曰言出於汝而忘之耶

日喻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為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道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鐘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歟蘇

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為致也歟南方多没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夫没者豈苟然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没人而求其所以没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没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者以經術取士士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也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朱子謂三代學校之法廢天下學者非俗儒記誦詞章即是異端虛無寂滅其論確矣宋自王安石始以經術取士一時求仕者皆改其妃青媲白而談道德仁義及致之於用則茫然失據亦與妃青媲白無二焉此蘇軾日喻所以作也程朱出而昌明千載不傳之遺經而孔子之言性與天道似可得聞矣然學者不務誠身以明善學古以入官徒以口耳為性天之學其與虛無寂滅者要亦名異而實同耳軾所為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没者也軾意以

期天下之務其實而後世轉以其扣槃捫燭之說出於佛氏盲人觀象斥之為虛無寂滅之流噫斯真扣槃捫燭者歟

凌安國曰此元豐元年公在徐州時作年四十三

問養生

余問養生於吳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何謂和曰子不見天地之為寒暑乎寒暑之極至於折膠流金而物不以為病其變者微也寒暑之變晝與日俱逝夜與月並馳俯仰之間屢變而人不知者微之至和之極也使此二極者相尋而狎至則人之死久矣何謂安曰吾嘗自牢山浮海達於淮遇大風焉舟中之人如附於桔槔而與之上下如蹈車輪而行反逆眩亂不可止而吾飲食起居如他日吾非有異術也惟莫與之爭而聽其所為故凡病我者舉非物

也食中有蛆人之見者必嘔也其不見而食者未嘗嘔也請察其所從生論八珍者必嚥言糞穢者必唾二者未嘗與我接也唾與嚥何從生哉果生於物乎果生於我乎知其生於我也則雖與之接而不變安之至也安則物之感我者輕和則我之應物者順外輕內順而生理備矣吳子古之靜者也其觀於物也審矣是以私識其言以時省觀焉

上節用陰符天地之道浸義下節用楞嚴想陰區宇義雖然毋謂聖人所不道也於養生可以悟治道焉夫五穀熟而民人育然併十日之穀頓食之死矣孝弟者堯舜之道然旦夕之間人人責以曾閔則桁楊比户而民不聊生矣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蓋如寒暑之密移焉孔子曰欲速則不達此之謂也又天下事變之來有非意所及料而如猋風暴雨之總至者惟順其勢而莫與爭一不為之動則徐乃自定蓋常變一理鉅細一致誠不至則妄興明不至則疑生也易曰震來厲億喪貝躋於九陵勿逐七日得此之謂也

邇英進讀

叔孫通不能致二生

軾以謂叔孫通制禮雖不能如三代然亦因時施宜有補於世者魯二生非之其言未必皆當通以謂不知時變亦宜矣然謹按揚子法言昔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或曰如何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聘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由此觀之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然後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若與時上下隨人俯仰雖或適用於一時何足謂之大臣為社稷之衛哉

狄山論匈奴和親

軾謹按漢制博士秩皆六百石耳然朝廷有大事必與丞相御史九卿列侯同議可否蓋親儒臣尊經術不以小臣而廢其言故狄山得與張湯爭議上前此人臣之所甚難而人主之所欲聞也温顏以來之虛懷以受之猶恐不敢言又況如武帝作色憑怒致之於死乎故湯之用事至使盜賊半天下而漢室幾亂蓋起於狄山之不容也

張九齡不肯用張守珪牛仙客

軾竊謂士大夫砥礪名節正色立朝不務雷同以固祿位非獨人臣之私義乃天下國家所恃以安者也若名節一衰忠信不聞亂亡隨之捷如影響西漢之末敢言者惟王章朱雲二人章死而雲廢則公卿持祿保妻子如張禹孔光之流耳故王莽以斗筲穿窬之才恣取神器如反掌唐開元之末大臣守正不回惟張九齡一人九齡既已忤旨罷相明皇不復聞其過以致祿山之亂治亂之機可不慎哉

軾邇英進讀八首此三首最有關於治忽之機用人之要

和歸去來兮辭

子瞻謫居昌化追和淵明歸去來辭蓋以無何有之鄉為家雖在海外未嘗不歸云爾

歸去來兮吾方南遷安得歸卧江海之澒洞吊鼓角之悽悲迹泥蟠而愈深時電往而莫追懷西南之歸路夢良是而覺非悟此生之何常猶寒暑之異衣豈襲裘而念葛蓋得牖而喪徹我歸甚易匪馳匪奔俯仰還家下馬閭門藩垣雖闕堂室故存挹我天醴注之窪樽飲月露以洗心餐朝霞而眩顏混客主以為一俾婦姑之相安知盜竊之何

有乃掊門而折關廓圜鏡以外照納萬象而中觀治廢井以晨汲滃百泉之夜還守靜極以自作時爵躍而鯢桓歸去來兮請終老於斯游我先人之弊廬復舍此而焉求均海南與漠北挈往來而無憂畸人告余以一言非八卦與九疇方飢須糧已濟無舟忽人牛之皆喪但喬木與高邱驚六用之無成自一根之反流望故家而求息曷中道而三休已矣乎吾生有命歸有時我初無行亦無留駕言隨子聽所之豈以師南華而廢從安期謂易稼之終枯遂不溉而不耔師淵明之雅放和百篇之新詩賦歸來之清引我其後身蓋無疑

人身動者天而靜者地氣即日而血即月使以動還天以靜還地以氣還日以血還月如是還已更無可還夫更無可還者天地日月且不有而我尚得有之乎然是不有者正為萬古之常有而我與天地日月所共有軾之歸去来處也雖然是處也無去無来而又奚歸故其卒章曰我初無行亦無留

書韓魏公黃州詩後

黃州山水清遠土風厚善其民寡求而不爭其士靜而文朴而不陋雖閭巷小民知尊愛賢者曰吾州雖遠小然王元之韓魏公嘗辱居焉以誇於四方之人元之自黃遷蘄州沒於蘄然世之稱元之者必曰黃州而黃人亦曰吾元之也魏公去黃四十餘年而思之不忘至以為詩夫賢人君子天之所以遺斯民天下之所共有而黃人獨私以為寵豈其尊德樂道獨異於他邦也歟抑二公與此州之人有宿昔之契不可知也元之為郡守有德於民民懷之不

忘也固宜魏公以家艱從其兄居耳民何自知之詩云有斐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金錫圭璧之所在瓦石草木被其光澤矣何必施於用奉議郎孫賁公素黃人也而客於公公知之深蓋所謂教授書記者也而軾亦公之門人謫居於黃五年治東坡築雪堂蓋將老焉則亦黃人也於是相與募公之詩而刻之石以為黃人無窮之思而吾二人者亦庶幾託此以不忘乎元豐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汝州團練副使蘇軾記

甘棠勿翦召伯所茇左傳曰宿也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一以昭好賢之心之烏可已一以昭賢者所至草木亦與有輝光使人樂趨善而不自知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軾斯文有甘棠詩人之遺風乎

三槐堂銘并序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蹠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

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盖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禄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券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

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畧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盖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録之

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

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天之道積氣盈朔虛之不齊歸其餘於終而生閏則不齊者齊矣春秋冬夏漸浸漸勝無一日之相似者而大夏大冬居其極致然合百年而視之則無一之不相似矣天之所以為天者如是何獨至於人而疑之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易言家不言身易言餘不言即而人每於及身驗之不驗則怨天尤人非聖而疑經亦惑之甚矣軾謂必待其定而求之可為善言天者天之定必其餘也天道遠而甚邇曷不觀之四時何其子孫之

郤伯温曰王晉公祐事太祖為知制誥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宜付之告之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為相也蓋魏州節度使符彥卿太宗夫人之父有飛語聞於上祐往別太宗於晉邸太宗郤左右欲與之言祐徑趨出祐至魏得彥卿家僮二人挾勢恣橫以便宜決配而已及還朝太祖問曰汝敢保符彥卿無異意乎祐曰臣與符彥卿家各百口願以臣之家保符彥卿家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故享國不長願陛下以為戒帝怒其語直貶護國軍行軍司馬葉州安置七年不名太

宗即位謂輔臣曰王祐文章之外別有清節朕所自知以兵部侍郎召不及見而薨初祐笑曰其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文正公旦也祐素知其必貴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果然天下謂之三槐王氏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三十九

眉山蘇軾文二

書

上文侍中論榷鹽書
上韓樞密書
與謝民師推官書
與李方叔書
與王庠書
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

答張文潛縣丞書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三十九

眉山蘇軾文二

上文侍中論榷鹽書

留守侍中執事當今天下勳德俱高為主上所倚信華實兼隆為士民所責望受恩三世宜與社稷同憂皆無如明公者今雖在外事有關於安危而非職之所憂者猶當盡力爭之而況其事關本職而憂及生民者乎竊意明公必已言之而人不知若猶未也則願效其愚頑者三司使章惇建言乞榷河北京東鹽朝廷遣使案視名周革入覲已

有成議矣惇之言曰河北與陝西皆為邊防而河北獨不榷鹽此祖宗一時之誤恩也軾以為陝西之鹽與京東河北不同解池廣袤不過數十里既不可捐以予民而官亦易以籠取青鹽至自虜中有可禁止之道然猶法存而實不行城門之外公食青鹽今東北循海皆鹽也其欲籠而取之正與淮南兩浙無異軾在餘杭時見兩浙之民以犯鹽得罪者一歲至萬七千人而莫能止姦民以兵仗護送吏士不敢近者常以數百人為輩特不為他盜故上下通知而不以聞耳東北之人悍於淮浙遠甚平居椎剽之姦常甲於他路一旦榷鹽則其禍未易以一二數也由此觀之祖宗以來獨不榷河北鹽者正事之適宜耳何名為誤哉且榷鹽雖有故事然要以為非王政也陝西淮浙既未能罷又欲使京東河北隨之此猶患風痺人曰吾左臂既病矣右臂何為獨完則以酒色伐之可乎今議者曰吾之法與淮浙不同淮浙之民所以不免於私販而竈戶所以不免於私賣者以官之買價賤而賣價貴耳今吾賤買而賤賣借如每斤官以三錢得之則以四錢出之鹽商私買於竈戶利其賤耳賤不能減三錢竈戶均為得三錢也寧

以予官乎將以予私商而犯法乎此必不犯之道也此無異於兒童之見東海皆鹽也苟民力之所及未有捨而不煎煎而不賣者也而近歲官錢常苦窘迫遇其急時百用橫生以有限之錢買無窮之鹽竈戶有朝夕薪米之憂而官錢在期月之後則其利必歸於私販無疑也食之於鹽非若飢之於五穀也五穀之乏至於節口并日而況鹽乎故私販法重而官鹽貴則民之貧而懦者或不食鹽往在浙中見山谷之人有數月食無鹽者今將榷之東北之俗必不如往日之嗜鹹也而望官課之不虧疎矣且淮浙官鹽本輕而利重雖有積滯官未病也今以三錢為本一錢為利自祿吏購賞修築廏庾之外所獲無幾矣一有積滯不行官之所喪可勝計哉失民而得財明者不為況民財兩失者乎且禍莫大於作始作俑之漸至於用人今兩路未有鹽禁也故變之難遣使會議經年而未果自古作事欲速而不取衆議未有如今日者也然猶遲久如此以明作始之難也今既已榷之矣則他日國用不足添價貴賣有司以為熟事行半紙文書而決矣且明公能必其不添乎非獨明公不能也今之執政能自必乎苟不可必則兩

路之禍自今日始夫東北之蠶衣被天下蠶不可無鹽而議者輕欲奪之是病天下也明公可不深哀而速救之歟或者以為朝廷既有成議矣雖爭之必不從竊以為不然乃者手實造簿方赫然行法之際軾嘗論其不可以告今太原韓公公時在政府莫之行也而手實卒罷民賴以少安凡今執政所欲必行者青苗助役市易保甲而已其他猶可以庶幾萬一或者又以為明公將老矣若猶有所爭則其請老也難此又軾之所不識也使明公之言幸而聽屈已少留以全兩路之民何所不可不幸而不聽是議不中意其於退也尤易矣願少留意軾一郡守也猶以為職之所當憂而冒聞於左右明公其得已乎干瀆威重俯伏待罪而已

榷鹽洵非三代盛王之所有然自封建變為郡縣則煮海之利無復限制末所競趨不有官吏統紀之易以為亂却不得謂非王政也特與小民爭利則失政之甚者矣篇中所論鹽政真燎如觀火而為民請命忠愛惻怛之意橫溢豪楮可為仁人之言矣讀至凡今執政所欲必行者青苗助役市易保甲而已其他猶可以庶幾萬一語真如寧俞

貲醫使薄其酖令人流涕

上韓樞密書

軾頓首上樞密侍郎閣下軾受知門下似稍異於尋常人葢嘗深言不諱矣明公不以為過其在錢塘時亦嘗以書見及語意親甚自爾不復通問者七年於茲矣頃聞明公入西府門前書生為作賀啓數百言軾輙裂去曰明公豈少此哉要當有輔於左右者昔侯霸為司徒其故人嚴子陵以書遺之曰君房足下位至台鼎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世以子陵為狂以軾觀之非狂也方是時光武以布衣取天下功成志滿有輕人臣之心躬親

吏事所以待三公者甚薄霸為司徒奉法循職而已故子陵有以感發之今陛下之聖不止光武而明公之賢亦遠過侯霸軾雖不用然有位於朝未若子陵之獨善也其得盡言於左右良不為過今者貪功僥倖之臣勸上用兵於西北使斯言無有則天下之幸孰大於此不幸有之大臣所宜必爭也古今兵不可用明者計之詳矣明公亦必然之軾不敢復言獨有一事以為臣子之忠孝莫大於愛君愛君之深者飲食必祝之曰使吾君子孫多長有天下此豈非臣子之願歟古之人君好用兵者多矣出而無功與有功而君不賢者皆不足道也其賢而有功者莫若漢武帝唐太宗武帝建元元年蚩尤旗見其長亘天後遂命將出師畧取河南地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蓋十餘年兵所誅夷屠滅死者不可勝數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故班固以為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唐太宗既平海內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且猶未厭親駕征遼東當時大臣房魏輩皆力爭不從使無辜之民身膏草野於萬里之外其後太子承乾齊王祐吳王恪皆相繼誅死其餘遭武氏之禍殘殺殆盡武帝

好古崇儒求賢如不及號稱世宗太宗克己求治幾至刑措而其子孫遭罹如此豈為善之報也哉由此言之好兵始禍者既足以為後嗣之累則凡忍恥含垢以全人命其為子孫之福審矣軾既無狀竊謂人主宜聞此言而明公宜言此此言一聞豈惟朝廷無疆之福將明公子孫實世享其報軾懷此欲陳久矣恐未信而諫則以為謗不勝區區之忠故移致之明公雖以此獲罪不愧不悔皇天后土宜聞此言

金人入汴徽欽為虜妃主子孫殺戮夷辱之慘載於史氏刋於稗官讀之酸鼻傷肝不忍言者抑知其無端用兵於遼死者百萬王安石始其謀童蔡成其事卒滅遼之社稷而中原亦肝腦塗地天特假手於金耳孟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而又奚惜焉詩言之靡言不讐靡德不報

與謝民師推官書

軾啟近奉違亟辱問訊具審起居佳勝感慰深矣軾受性剛簡學迂材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搢紳自還海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況與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臨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可言也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畧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

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為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元法言皆是類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紛紛多言豈能有益於左右愧悚不已所須惠力法雨堂字軾本不善作大字强作終不佳又舟中局迫難寫未能如教然軾方過臨江當往游焉或僧有所欲記錄當作數句留院中慰左右念親之意今日已至峽山寺少留即去愈遠惟萬萬以時自愛不宣

儲欣謂東坡論文所謂見其一耳此事當以韓李書為主而以坡公說參之誠揚子雲尤過不足據依嘗考韓李之書其期於言之有物者則此文固未嘗論及至其言詞章

者雖昌黎無以踰矣況所為了然於口與手者必其有物之言若其言之無物固不足論也韓愈云文無難易唯其是李翺推明之凡數百言轉不若此文三數語了徹其義而有餘韻至論揚雄尤為至當雄之言真雕蟲篆刻耳孔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自非然者雖日道仲尼之語亦是雕蟲篆刻雕蟲篆刻云者必妃青媲白也哉

李光地曰同時王荊公曾子固司馬温公皆尊揚子品題至在孟荀之上坡公遂顯攻之朱文公論文亦曰子雲太元法言蓋亦長楊校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直用

坡公此語也

與李方叔書

軾頓首方叔先輩足下屢獲來教因循不一裁答悚息不已比日履茲秋暑起居佳勝録示子駿行狀及數詩辭意整暇有加於前得之極喜慚累書見責以不相薦引讀之甚愧然其說不可不盡君子之知人務相勉於道不務相引於利也足下之文過人處不少如李氏墓表及子駿行狀之類筆勢翩翩有可以追古作者之道至若前所示兵鑑則讀之終篇莫知所謂意者足下未甚有得於中而張其外者不然則老病昏惑不識其趣也以此私意猶冀足

下積學不倦落其葉而成其實深願足下為禮義君子不願足下豐於才而廉於德也若進退之際不甚慎靜則於定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於道德有邱山之損矣古之君子貴賤相因先後相援固多矣軾非敢廢此道平生相知心所謂賢者則於稠人中譽之或因其言以考其實實至則名隨之名不可掩其自為世用理勢固然非力致也陳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中丞傅欽之侍郎孫莘老薦之軾亦掛名其間會朝廷多知履常者故得一官軾孤立言輕未嘗獨薦人也爵祿砥世人主所專宰相猶不敢必而欲責於軾可乎東漢處士私相謚非古也殆似邱明為素臣當得罪於孔門矣孟生貞曜蓋亦蹈襲流弊不足法而況近相名字乎甚不願足下此等也軾於足下非愛之深期之遠定不及此猶能察其意否近秦少游有書來亦論足下近文益奇明主求人如不及豈有終汩沒之理足下但信道自守當不求自至若不深自重恐喪失所有言切而盡臨紙悚息未即會見千萬保愛近夜眼昏不一一軾頓首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孔子繫之辭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

或默或語蓋九五君位福極之所自出其孰不希爵禄以
采附徒得苟富貴之人國與民奚賴焉若湯之於伊尹可
為先號咷而後笑矣子路不云乎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
之伊尹豈欲潔其身而亂大倫者哉其必三聘而後出者
所為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以有為故其始也先號咷
而後笑其終也利斷金而如蘭孔子謂富貴得以非道則
不處貧賤得以非道則不去苟其處之而去之則謂之去
仁非特出處之大也即一語一默之細而猶然子曰可與
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言失言蓋必自炫自鬻

之念動於中然後聒而與之語孟子充類至義之盡至斥
之為穿窬之類聖賢律己之嚴一語默之細至猶如此而
肯於進退之際不自慎靜也哉易六十四卦直繫以征凶
无攸利無他辭者唯歸妹一卦為其說以動女求男也三
百篇男女贈答離騷佳人公子類皆以女之從男況士之
出處蓋非閨閫閒語也夫女之耽兮不可說也豈真以士
之耽為尚可說乎

與王庠書

軾啓遠蒙差人致書問安否輔以藥物眷意甚厚自二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十三日凡一百三十餘日乃至水陸盖萬餘里矣罪戾遠黜既為親友憂又使此兩人者跋涉萬里比其還家幾盡此歲此君愛我之過而重其罪也但喜比來侍奉多暇起居佳勝軾罪大責薄居此固宜無足言者瘴癘之邦僵仆者相屬於前然亦有以取之非寒暖失宜則飢飽過度苟不犯此者亦未遽病也若大期至固不可逃又非南北之故矣以此居之泰然不煩深念前後所

示著述文字皆有古作者風力大略能道意所欲言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辭至於達止矣不可以有加矣經說一篇誠哉是言也西漢以來以文設科而文始衰自賈誼司馬遷其文已不逮先秦古書況其下者文章猶爾況所謂道德者乎若所論周勃則恐不然平勃未嘗一日忘漢陸賈為之謀至矣彼視祿產猶几上肉但將相和調則大計自定若如君言先事經營則呂后覺悟誅兩人而漢亡矣軾少時好議論古人既老涉世更變往往悔其言之過故樂以此告君也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實用賈誼陸贄之

學殆不傳於世老病且死獨欲以此教子弟豈意婣親中乃有王郎乎三復來貺喜抃不已應舉者志於得而已今程試文字千人一律考官亦厭之未必得也如君自信不回必不為時所棄也又況得失有命決不可移乎勉守所學以卒遠業相見無期萬萬自重而已人還謹奉手啓少謝萬一

軾年少時才俊文雄好論議天下事為宵小所忌羣起擠之繫獄貶竄空乏飢寒出於萬死之中而所學益以光明既老絕非少年時見地故能困而不失其所亨蠻烟蛋雨

中一逐臣不啻鳴金樅玉於天祿石渠彈琴詠詩於青山綠澗間也坎坷萬狀而一遇可以尊主澤民之事奮然為之一無顧忌不知身之在叢棘也非有道者而能然耶洛蜀牴牾兩家弟子材智下不能各知其師之心遂詆軾為異端或以為縱橫家言嘻其甚矣夫君子和而不同唯其不同是以為君子天之雲霞地之卉木水色山光之紫翠蔚藍無一同者然而莫非造化秀靈之氣也及其生物不測則若相為左右手然君子之不同類是矣其不同者要皆所以從王事庇民生轉惟鹹酸甘辛之不齊而鼎實斯美不同者正所謂和也鄙生不察欲比而同之豈欲天下皆為朋黨乃快耶三復斯文天君泰然談笑於死生之際豈非風流人豪者如彼其人而謂與伯淳正叔不相能豈理也哉以軾海外諸文與柳宗元諸書較宗元真不足當一吷矣至謂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實用自悔從前好議論古人之過尤學者所當服膺勿失者也

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

軾頓首再拜伏蒙再示先人墓表特載辨姦一篇恭覽涕泗不知所云竊惟先人早歲汨没晚乃有聞雖當時學者知師尊之然於其言語文章猶不能盡而況其中之不可形者乎所謂知之盡而信其然者舉世惟公一人雖若不幸然知我者希正老氏之所貴辨姦之始作也自軾與舍弟皆有嘻其甚矣之諫不論他人獨明公一見以為與我意合公固已論之先朝載之史册今雖容有不知後世決不可没而先人之言非公表而出之則人未必信信不信

何足深計然使斯人用區區小數以欺天下天下莫覺莫知恐後世必有秦無人之嘆此墓表之所以作而軾之所以流涕再拜而謝也黄叔度澹然無作郭林宗一言至今以為顏子林宗於人材小大畢取所賢非一人而叔度之賢無一見於外者而後世猶信徒以林宗之重也今公之重不減林宗所賢惟先人而其心迹粗若可見其信於後世必矣多言何足為謝聊發一二

王安石未柄用時韓琦富弼歐陽修皆以王佐才目之唯張安道蘇洵灼知其姦迨後毒痛四海而韓富輩束手無策奉身而退一日富弼見張安道語次安道曰當日安道知貢舉辟安石同事既至則一院之事皆欲紛更因即時斥逐之弼聞之惘然也安道可為善相人矣蘇洵辨姦論誠千古隻眼而宋儒每謂蘇氏父子與安石不協是以有此未為公論夫司馬韓富諸賢其後孰與安石協者乃以論出於洵洛黨即斷斷焉豈篤論歟

答張文潛縣丞書

軾頓首文潛張君足下久別思仰到京公私紛然未暇奉書忽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至慰至慰惠示文編三復感歎甚矣君之似子由也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為不如其為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歎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作黃樓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警發憒憒者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見吾善者機也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

使人同已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近見章子厚言先帝晚年甚患文字之陋欲稍變取士法特未暇耳議者欲稍復詩賦立春秋學官甚美僕老矣使後生猶得見古人之大全者正賴黃魯直秦少游鼂無咎陳履常與君等數人耳如聞君作太學博士願益勉之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愛莫助之此外千萬善愛偶飲卯酒醉來人求書不能覼縷

論王氏之學好人同已此正君子小人分岐處好人同已必為小人矣何也反是即舍已從人之所以為大舜也篇中雖止論文字而政事即在其中惟其好人同已而人之強與已同者至矣彼其不惜強與已同豈真與已同哉亦欲各得其所欲耳既已各得其所欲彼亦將欲人之同已夫然後終亦不與已同矣呂惠卿既執政萬方以蘄致安石於死奚能終同耶孟子曰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千載以前蚤為王安石寫照

軾所云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者豈特安石之文哉安石所為朝廷遴得之人才寧不若是耶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四十

眉山蘇軾文三

書 尺牘 序

答李廌書

上執政乞度牒賑濟因修廨宇書

上呂僕射論浙西災傷書

答虔倅俞括奉議書

與滕達道第二十二首

與李公擇第十一首

與王庠第五首
鳧繹先生詩集序
范文正公文集序
江子靜字序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四十

眉山蘇軾文三

答李廌書

軾頓首再拜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為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闊略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即答頑鈍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秦太虛

輩語真以為然耶不肖為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歜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為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衆口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為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為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為實能之故譊譊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為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攙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已何足為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為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癭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為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此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

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歲行盡寒苦惟萬萬節哀強食
不次

李光地曰人以為牢騷玩世之語實則自寫平生實錄
也文尤離奇可誦

上執政乞度牒賑濟因修廨宇書

軾頓首上書門下僕射相公閣下去年浙中冬雷發洪太
湖水溢春又積雨蘇湖常秀皆水民就高田秧稻以待水
退及五六月稍稍分種十不及四五而又繼之以旱以故
早晚皆傷高下並損自元豐以來民之艱食未有如今歲
者也軾已三奏其事至今未報蓋人微言輕理自當爾然
亦恐監司諸郡不盡以實奏而廟堂所訪問往來之人或
揣所樂聞不盡以實告故朝廷以軾言為過耳不然豈有
仁聖在上群賢並用而肯恬不為意乎入冬以來緣諸郡

閉糴而稅務用例違條収五穀力勝錢於米價斗至八九十衢睦等州至百餘錢皆足錢炎炎可畏軾用印板出榜千餘道止絕此兩事自半月來米穀通流價亦稍平然浙中無麥青黃之交當在來秋而熟不熟又未可知民懲熈寧流殍之禍上戶有米者皆靳惜不肯出其勢非大出官米不能救此患自正月至七月本州裏外九縣日糴官米千五百石乃可以平價救飢計當用米三十一萬五千石今本州常平除兑充軍糧外止有十七萬石漕司許於鄰郡致三萬石尚少十一萬五千石計窮理廹須至控告軾近以本州廨宇弊壞奏乞度牒二百道修完未蒙開允意欲以此度牒募人於諸縣納米度可得二萬五千石然後減價出賣每斗六十度可得錢萬五千貫且以此錢修完廨宇雖不及元計錢數且修完緊要處亦粗可足用則是此度牒一出而兩利也伏望相公深念本州廨宇弊壞已甚不可不修及今完葺所費尚少後日大壞其費必倍又因以募人納米出糴救飢設使不因修完廨宇朝廷以飢民之故特出聖恩乞與二百道度牒猶不為過而況救飢修屋兩用而並濟乎軾愚戇少慮仰恃廟堂諸公仁賢卿

民必不忍拒此請意此度牒可以必得以此不俟回降指揮輒已一面告諭商旅令儲峙米斛具水陸脚乘以須度牒之至深望果斷不疑於一兩日内降付急遞日與吏民延頸企踵雖大旱望雲執熱思濯未喻其急也若不蒙哀察則是使軾失信商旅坐視浮殍其為惷惶狼狽未易遽言至時朝廷雖加誅殛何補於事兼軾近者奏為本路轉運使今年合起年額米斛百六十萬乞特許且起一半或三分之二其餘俟豐熟日隨年額起發未蒙恩許今年漕司窘迫實倍常歲異時預買紬絹錢常於歲前散絶今尚

闕大半剗刷之急蓋不遺餘力矣若非朝廷少加矜察則督迫之極害必及民近蒙朝廷許輟上供二十萬石出糶此大惠也然望更輟留三十萬石若無米可糶祇乞以此錢收買銀絹上供雖無補於飢民而散幣在民少解錢荒之患亦良策也此外祇有勸誘富民出穀助官賑貸及用常平錢米募民工役二事然皆難行勸誘之利未及貧民而誅求之毗先及上戶浙中富民欠官錢者十人而九決無可勸誘之理至於募民工役亦非實惠若散募飢貧不堪工役烏獸聚散得錢便走熈寧中常行此事名為名募

其實不免於等第上差科官支錢米盡入役夫而本戶又須貼錢雇人凶年人戶重有此擾皆虛名無實利少害多惟有多糴官米一事簡而易行米價既低民無貧富均享其利惟望相公留意則一路幸甚軾拙於言語不能盡寫憂危之狀以曉左右惟有發書之日西向再拜叩頭默禱庶幾區區丹誠可以感動萬一也不宣

截漕開捐平糶勸輸以工代賑數事救荒之策盡矣法須因時制宜隨地行便軾雖謂勸輸及以工代賑無實濟或彼時浙中情勢如此未可概論之古今天下也惟百姓艱食困苦無告而凡為官吏皆揣上意以為不樂聞而不肯以實告為下吏者揣大吏之意以為必然為大吏者揣君上之意以為必然雖萬萬不然而其意仍以為必然是則更千古而一轍也

上呂僕射論浙西災傷書

軾頓首上書門下僕射相公閣下軾近上章論浙西淫雨颶風之災伏蒙恩旨使與監司諸人議所以為來歲之備者謹已條上二事軾才術淺短禦災無策但知叫號朝廷乞寬減額米截賜上供言狂計拙死罪死罪然三吳風俗自古浮薄而錢塘為甚雖室宇華好被服粲然而家無宿舂之儲者蓋十室而九自經熈寧饑疫之災與新法聚斂之害平時富民殘破略盡家家有市易之欠人人有鹽酒之債田宅在官房廊傾倒商賈不行市井蕭然譬如衰羸

久病之人平時僅自支持更遭風寒暑濕之變便自委頓
仁人君子當意外將護未可以壯夫常理期也今年錢塘
賣常平米十八萬石得米者皆叩頭誦佛云官家將十八
萬石米於烏鳶狐狸口中奪出數十萬人此恩不可忘也
夫以區區戰國公子尚知焚券市義今以十八萬石米易
錢九萬九千緡而能活數百萬人此豈下策也哉竊惟仁
聖在上輔以賢哲一聞此言理無不可但恐世俗諂薄成
風揣所樂聞與所忌諱不以仁人君子期左右爭言無災
或言有災而不甚積衆口之驗以惑聰明此軾之所私憂

過慮也八月之末秀州數千人訴風災吏以為法有訴水
旱而無訴風災拒閉不納老幼相騰踐死者十一人方按
其事由此言之吏不喜言災者蓋十人而九不可不察也
軾既條上二事且以關白漕憲兩司官吏皆來見軾曰此
果當今之至計也然恐朝廷疑公為漕司地奈何軾曰吾
為數十萬人性命言也豈卹此小小悔吝哉去年秋冬諸
郡閉糴商賈不行軾既劾奏通之又舉行災傷法約束本
路不得收五穀力勝錢三郡米大至施及浙東而漕司官
吏緣此慍怒幾不見容文符往來僚吏恐悚以軾之私意

其不為漕司地也審矣力勝之免去歲已有成法然今歲未敢舉行者實恐再忤漕司怨咎愈深此則軾之疲懦畏人不免小有回屈之罪也伏望相公一言檢舉成法自朝廷行下使五穀通流公私皆濟上以明君相之恩下以安孤危之迹不勝幸甚去歲朝旨免力勝錢止於四月浙中無麥須七月初間見新穀故自五月以來米價復增軾亦曾奏乞展限至六月終不報今者若蒙施行則乞以六月為限去歲恩旨寬減上供額米三分之一而戶部必欲得見錢浙中遂有錢荒之憂軾奏乞以錢和買銀絹上供三

請而後可今者若蒙施行即乞一時行下軾竊度事勢若不且用愚計來歲恐有流殍盜賊之憂或以其狂淺過計事難施用即乞別除一小郡仍選才術有餘可以坐消災沴者使任一路之責幸甚幸甚干冒台重伏紙悚戰不宣

俗吏之視國與民猶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而於災荒則殆有甚焉越人之肥瘠無與秦事耳若災荒之聞於上則必逆料為上所不喜且免租減賦則無可藉以剝民於己富貴兩有所損是不特秦越肥瘠直為敵國盛衰矣是以壅蔽災荒未有不力者軾此書宛若圖畫矣欲知吏民之

情狀不可不讀

答虔倅俞括奉議書

軾頓首資深使君閣下前日辱訪寵示長牋及詩文一編伏讀數日廢卷拊掌有起予之歎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物固有是理患不知知之患不能達之於口與手所謂文者能達是而已文人之盛莫如近世然私所敬慕者獨陸宣公一人家有公奏議善本頃侍講讀嘗繕寫進御區區之忠自謂庶幾於孟軻之敬王且欲推此學於天下使家藏此方人挾此藥以待世之病者豈非仁人君子之至情也哉今觀所示議論自東漢以下十篇皆欲酌古以馭今有

意於濟世之用而不志於耳目之觀美此正平生所望於朋友與凡學道之君子也然去歲在都下見一醫工頗藝而窮慨然謂僕曰人所以服藥端為病耳若欲以適口則莫如芻豢何以藥為今孫氏劉氏皆以藥顯孫氏期於治病不擇甘苦而劉氏專務適口病者宜安所去取而劉氏富倍孫氏此何理也使君斯文未必售於世然售不售豈吾儕所當挂口哉聊以發一笑耳進宣公奏議有一表輒錄呈不須示人也餘俟面謝不宣

士君子讀書學古發為文章下以此應上之求上以此取下之材何為者哉為其能達聖賢之微言大義也為其能識古今之事變形勢也為其能知所以厚民生正民德之方也若夫雕繪藻采以娛悅耳目則誠不如歌舞博奕之可樂也乃不取其有濟世之用而取其可為耳目之觀美豈非處方用藥專期適口之比歟不寧惟是朝廷設公卿大夫師長百執事者凡以總方畧與教化宣德敷政繩愆糾繆以立民之命篤國之慶也若夫諧柔容悅以順適心意則誠不如宦官宮妾之可親也乃不取其有濟世之用而取其可使心意之順適者又非處方用藥專期適口之

比乎

尺牘

與滕達道第二十二首

其啓專使至遠辱手誨累幅伏讀感慰所喜比來起居康勝不足云也其凡百如常杜門謝客已旬日矣承見教益務閑藏而已近得筠州舍弟書教以省事若能省之又省使終日無一語一事則其中自有至樂殆不可名此法奇秘惟不肖與公共之不可廣也畫本亦可摹為省事故亦納去耳令却付来使不罪吳畫謾附去冬至後齋居四十九日亦無所行運聊自返照而已願公深自愛養區區難

盡言想識此意也

與李公擇第十一首

某啓示及新詩皆有遠別悃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然僕本以鐵心石腸待公何乃爾耶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塡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若見僕困窮便相於邑則與不學道者大不相遠矣兄造道深中必不爾出於相好之篤而已然朋友之義專務規諫輙以狂言廣兄之意爾僕雖懷坎壈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爲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非兄僕豈發此看訖便火之不知者以爲詬病也

與王庠第五首

別紙累幅過當老病廢忘豈堪英俊如此責望也少年應科目時記錄名數沿革及題目等大略與近歲應舉者同爾亦有少節目文字才塵忝後便被舉主取去今日皆無有然亦無用也實無捷徑必得之術但如君高材強力積學數年自有可得之道而其實皆命也但卑意欲少年爲學者每讀書皆作數過盡之書富如入海百貨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願學者每

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人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故實典章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倣此此雖迂鈍而他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也甚非速化之術可笑可笑

尺牘三首上二首可見軾處困心胸有為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者矣下一首讀書法也俱學人所宜盡心者

鳧繹先生詩集序

孔子曰吾猶及史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史之不闕文與馬之不借人也豈有損益於世也哉然且識之以為世之君子長者日以遠矣後生不復見其流風遺俗是以日趨於智巧便佞而莫之止是二者雖不足以損益而君子長者之澤在焉則孔子識之而況其足以損益於世者乎昔吾先君適京師與鄉士大夫游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魯人鳧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

示軾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為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為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飢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游談以為高枝詞以為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其後二十餘年先君既沒而其言存士之為文者莫不超然出於形器之表微言高論既已鄙陋漢唐而其反覆論難正言不諱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貴矣軾是以悲於孔子之言而懷先君之遺訓益求先生之文而得之於其子復乃錄而藏之先生諱太初字醇之姓顏氏先師兗公之四十七世孫云

軾嘗誦孔子有德者必有言之訓而謂有德者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誠為探本之論及作鳧繹詩集叙慨當世崇虛索渺高談無實而古人布帛菽粟之流風餘韻漸以無存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嘗考列代興國之初其為文字大抵悃愊無華自道其所心得迨及叔季則剽賊餖飣以為麗荒唐緲緬以為奇有若出一轍者是以昔之人每謂文運與國運相維繫宋世之政當軾之身漸以衰矣軾之所以興悲豈細故歟夫世之治也其士大夫興於行恥於空言無實之名悅於和平樂易光明正大之氣象故其

為文寫其心聲亦必類之及其衰也其士大夫不恥無行而樂於空言無實之名不自知其入於險詖側媚猖狂恣睢之氣象故其為文雖若超然出於形器之表而實蕩然無復規矩之存是蓋生於人心而後發於文字實國政之得失能損益乎文字而非文字之得失能損益乎國政也易曰言有物蓋必先有物而後有言無物之言所為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君子恥之

范文正公文集序

慶歷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歷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為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沒。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為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

知於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彝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于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稾見屬為序又十三年乃克為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序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游而公獨不識以為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霸之略皆素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卧草廬中與先主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為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為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為將擢為執政考其平生所為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為詩賦二百六十八為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悌蓋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

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元祐四年四月十一日

呂祖謙曰作文字不難於敷文而難於敘事蓋敘事在嚴整難也看東坡自敘述處大類司馬公而整齊嚴肅又不比司馬之汗漫

姜寳曰淮陰論劉項孔明論孫曹不下數百言今約以數語真妙絕古今之文也

江子靜字序

友人江君以其名存之求字於予予字之曰子靜夫人之動以靜為主神以靜舍心以靜充志以靜寧慮以靜明其靜有道得已則靜逐物則動以一人之身晝夜之氣呼吸出入未嘗異也然而或存或亡者是其動靜殊也後之學者始學也既累於仕其仕也又累於進得之則樂失之則憂是憂樂係於進矣平旦而起日與事交合則我喜忤則我怒是喜怒係於事矣耳悅五聲目悅五色口悅五味鼻悅芬臭是愛欲係於物矣以眇然之身而所係如此行流

轉徙日遷月化則平日之所養尚能存耶喪其所存尚安
明其己之是非與夫在物之真僞哉故君子學以辨道道
以求性正則靜靜則定定則虛虛則明明物之來也吾無所
增物之去也吾無所虧豈復為之欣喜愛惡而累其真歟
君齒少才銳學以待仕方且出而應物所謂靜以存性不
可不念也能得吾性不失其在己則何往而不適哉

王弼註易復其見天地之心謂復者反本之謂天地以本
為心寂然至無是其本也故動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見矣
伊川程子曰先儒皆以靜為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
乃天地之心也朱子作本義謂程子言之詳矣又引邵子
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為證
蓋深韙之也然濂溪有主靜立極之說而朱子他日告門
弟子謂濂溪伊川道理只一般又謂王弼之說與濂溪同
似與本義自相矛盾嘗考之程子言天地之心見於動
然而大學云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矣樂記又曰人
生而靜天之性矣王弼言天地之心見於靜然而復以雷
在地中一陽初動而成卦陽動而陰靜安得主陰而不主
陽哉然則奈何曰得其旨者動靜皆得之失其旨者動靜

皆失之且人之心晝夜十二時何有一息之不動者不特日出而作酬酢萬變無往不動即日入而息其靜者形骸耳若神明何嘗與旦晝異即欲絕聲屏色離人而立於獨而此欲絕欲屏欲離欲立之心已紛然動而未嘗一息靜能使之如死灰乎即使心如死灰孰覺之哉有覺之者則又已紛然動而未嘗一息靜矣況心果可使如死灰乎如死灰矣又何以謀衆理而應萬事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其心之謂歟孔子既言之矣而人猶欲離動以求靜正如夸父之逐日也然則若何而靜曰靜固不離

於動之中夫人聲色至而耳目應動作云為至而身口應其至焉者萬則其應焉者亦萬迨夫愛惡屈伸情偽相感交錯紛糅而至以萬者應且鉅萬而未已是亦天下之至動矣然苟能克己復禮一於理而不二以欲則至者萬而應者惟一以是一而貫乎萬之中則萬者自動而一者自靜也聖人主靜豈不然哉然則何以見天地之心也曰天者積氣也地者積形也人者形皆地而氣皆天也然而有流形御氣不涉有無不居中外者曰唯心焉故曰人者天地之心又曰為天地之心然則欲見天地之心者亦自見

其心而已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萬物雖未生而一陽既動則其生生不已可必也生生者天地之心也故曰動之端見天地之心從其體言之也雖然理也者生之途也欲也者死之途也從理則致一而靜而日之乎生之途從欲則萬感以動而日之乎死之途生生者天地之心也故曰靜則見天地之心從其用言之也體用合一而不可分則動靜無端而不可離矣所以朱子謂王周之語與伊川本非有二也軾謂得已則靜逐物則動又曰靜以存性不可不念實深有味乎其言之也恐讀者議其涉於二氏故

備論之如右